

楊子折衷

楊子折衷卷之五

門人斲水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樂者樂
仁者壽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唯
者水托象以示學者惟覺者自覺夫水流行汨汨
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
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
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
動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學者求道率求之於靜徒
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靜
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能動者乃

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

以汨汨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言水可謂取義穿鑿矣。慈湖平日不喜人動意，今於水又言其動何耶？是遁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不思議之識，個甚麼？只說不可思，不可言，不知思言個甚麼。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即知知與仁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知與仁皆言覺又云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皆禪之宗指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徃徃多以孔子爲有知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卽道是謂道心無體無方清明靜一其變化云爲雖有萬不同如水鏡之畢照萬物而非動也如日月之溥照萬物而非爲也世名之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也言其無所不通而托喻於道謂知道路之四通

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之物也憤者憤己德之未純而憤融融純純非思非爲也故忘食此惟親履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爲之妙固無始終無今古則固不知老之至也嗚乎至矣子又曰我學不厭者此也又曰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常明之稱常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

觀此誆誆多言與孔顏無言如愚之道大異是何氣象云云皆是禪宗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

畫出聖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唯無已私而後有此已私無處卽是道卽是吾心雖衆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畧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冰炭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殊非近世所謂者之豪

此節近是只惜其大本錯了所謂虛不校者又走別處去矣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知羣弟子以我爲

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荅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胸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羣弟子往往多謂孔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爲隱晦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爲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則有意何以爲孔子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

只落一箇無字便解聖言遷就已見惜哉侮聖人之言也聖人通達萬變通乎晝夜而知豈可言孔子有

知則無以爲聖人有知則有意乎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意當何如解先生曰
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
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
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卽不言不言卽言知
卽不知不知卽知

言只是言不言只是不言知只是知不知只是不知
今如此說遁詞也釋云此僧不言其聲如雷

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禪綱戒經不禮拜君王
父母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風俗

釋者不禮君王父母違悖人倫皆有根因豈一旦便至此蓋因以空無爲道但有這些秉彝不可滅者萌動便以爲動意便以爲理障及習之之久焉得不至於此慈湖可謂惡影而行日下矣戒之戒之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無恙矣

終日生進退之心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言得
定不若存心於勿忘勿助之間則本心常中常正而
進退兩忘矣慈湖不知出此

孔子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
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知孔子矣

此數語決非聖人之言秦漢間好事者爲之而不審
其不類也四時神氣分天地言之而又以風雨霜露
屬之天以神氣風霆流形發生屬之地皆非也夫神
氣無不貫通厚地地何以載之天地間無非神氣而

獨以風霆言之何耶易言品物流形而此獨言風霆
流形豈獨風霆能流形而風雨不能耶又言庶物露
生豈上文皆是隱藏至此而後露耶文理皆不成矣
何亟稱之而不知其不類也可謂知言耶

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爲愛敬爲博愛爲敬讓爲不
敢爲不驕不溢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
臣爲不敢侮鰥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
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爲補君之過爲哭
不衰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
爲彼粗此精也曰粗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

不通者也其物以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

一精一粗皆理之自然也今以分粗精者爲意物有一與十百千萬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今欲無十百千萬皆虛無宗指

人心無體無所不通

心之中正卽本體也何謂無體無所不通盜跖與堯舜皆然但堯舜之無所不通者得其中正故天理渾全而爲聖盜跖之無所不通者不中不正故人欲橫流而爲惡豈可不分孝經之言無所不通指孝弟之

至耳與慈湖言同而指異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者以不知爲知者徃徃如是蓋其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爲窮高極遠蔑以加此惟無詰焉詰則必窮否則好已勝而已矣其中心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道入

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噫何其支也孔子無此言顏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

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爲毒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絕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所

謂至善卽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
意禹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
學於是又繼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頽然
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與子曰慈發
於博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止
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
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意而
爲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爲

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人心即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爲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爲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爲善反蔽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善可以

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爲是不同耳是人也非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

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壅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宜自一自無他顧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斷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

啓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
愈植其山逕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啓佑
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尚勤聖人諄
諄絕四之誨有音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
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
之曰毋固其胷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
我如是者不勝其衆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者
自古則然而况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
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不知尊信大學之書是未嘗知學也程氏兄弟學得其宗故同有得於大學之書慈湖疑之惑矣陋矣昔吾五十時讀庸學於西樵山忽一日疑孔門之學只是一貫今大學何以有三綱領八條目疑孔子之學一傳至曾子即失矣復取大學古本白文熟讀之乃知明德親民說此學體用之全心事合一之理又云在止於至善又知前二者總會都於止至善上用功止於至善只一體認天理便了千了百了明德親民皆了原是一貫之指下文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直推其功至格物又自物格順馴其效至天下平

上推下推來推去都只在格物上用功格物卽止至善之別名原只是一貫之指推便如此推非教人逐節做功夫都在格物上也上文知止一節卽知行並進卽其功夫也慈湖未得此個大頭腦只見如此節目而厭之遂以爲支殊不知言語有節目只是一段殊非七段八段兩段三段只是一本殊無二本三本也慈湖乃疑正心誠意之非而不知心意人人所不能無也又疑恐懼好樂憂患忿懣之語而不知心不可以有所也其爲此言自與絕意之說矛盾矣又疑止於仁之五語而不知敬止則一而所發有五也何

得爲知言何曾望見二程脚板耶可見其用心尚未
精尚茅茅草草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
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却於此章
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懣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
若以威武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
可好樂如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
憂患如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
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
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

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

所謂恐懼好樂憂患正謂不好的如無意亦是不好的餘辯見前不知格物是不知學之頭腦也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

足發明慎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爲慎獨乎疎略亦甚矣學道者固如此乎簡少時不知大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有覺却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

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獨之學觀此章大茅草了此章正直指小人之誠有不可終滅者猶孟子指出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欲人於這善端之微處涵養故曰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似是都無善端了見君子之時猶皆知掩不善而著善其自視恐恐如畏人見其肺肝此無所益而爲者此何

以故耶。乃其所得於天這些秉彝終不可泯滅。乃誠之在中。而形外發於見君子之時也。此一點善端。獨知之理也。能培養之。則日長月盛。閒居與見君子皆如此。卽是擴克四端功夫。可以保四海矣。此章正是妙處。慈湖疑之悞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爲實體。而致意焉。則有所倚。卽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亦不過不偏不倚。爾意微動。則偏倚。卽謂不中。中無實體。則所謂卓爾躍如。見其叅前倚衡者何耶。皆屬虛無了。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爲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爲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卽發中則卽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雖分而言之而未嘗不一也爲學者立教也故曰謂之中謂之和欲其養中以發乎和何嘗不一以分爲

起意則皆寂滅矣

汲古問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卽非道

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我無能焉豈不言能乎道無所能何以又言不學而能以能爲用意爲非道真禪學也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
卽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
不知故人以道爲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
爲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爲而求諸爲夫是
以愈求愈遠愈爲愈遠萬世之學者其蔽一也舜
曰道心明心卽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
外棄道而入意意慮紛然有作有爲而益昏益妄
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
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自謂飢渴也至近而自
以爲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

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焉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如此也自覺自信匪思匪爲孔子深惜天中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爲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

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
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

轉了爲道而遠以附會其無爲之說老氏之宗指

孟子言舜傳說膠隔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止
說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之精一之學非傳說
厥德修罔覺之旨也

聖賢之學同條共貫都在天理上用功其生知安行
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一也精一與德不過此心此性
爾豈有二哉慈湖專取罔覺二字以附己意禪者多
開口便言精一而不知舜言惟精惟一足知行功夫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卽義不可言與氣卽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有目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言氣卽道便不是氣得其中正發於事物卽道卽義非二物也配者合一之名非以二物相配也在心爲道在事爲義非二物也言非疵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卽道

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搖也不覺其未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僞也此不可不明辯

成性存存之說何謂乎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道與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唯曰忠

信篤敬然前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失一貫之實也

渾然粲然本同一體何嘗有異慈湖蓋未知道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則言曩小而今大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孔子曰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

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

孟子卽氣言道發千古未發之蘊以曩小今大爲意則自可欲之善以至矣大聖神者皆意矣擴見四端以保四海皆意矣非謂曩小而今大也本大也而人自小之今養之復其本體爾餘見前辯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未大通者也動卽靜靜卽動動靜未殆不一貫何以致守爲何以復歸爲

孔門得其門入者寡矣老子正與聖人門路背馳何

謂殆入焉者乎何其擇之不精也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語復混而爲一其上
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
復歸疵病大露混而爲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
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

已與聖人大本不同何謂疵病大露乎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
子雖能御風而行乃清虛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
物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

貫之之妙

同異一體不知同亦不知異又豈知一貫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絕而後可以觀
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
而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矣孔子之言奚可
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
所記錄或失真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孔叢子心之精神是謂聖此非孔子之言也若然則
是知覺運動蠢動含靈皆精神也運水搬柴皆佛性
也慈湖何以讀非聖之書而不精擇之甚乎知言是

頭一着事豈宜草草豈謂俟心通道明然後讀書乎
非聖人之言知道者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
以害道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
幾學者不宜汎觀必遭悞惑

請慈湖以此自反可也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庸近疑其庸又疑其
若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
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卽道故大舜
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爲非爲僻始知其有
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

一 中豈云庸庸惟人心卽道卽心見性成佛爲可疑
爾

學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
篤敬之訓

句句似是然而不同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元妙往往遂足不知進
學而舊習遽難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
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
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
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

止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
斯病後十餘年念年邁而德不進殊爲大害偶得
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縱思爲
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
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
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
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
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
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爲至靜

不用思爲恐此患終不免惟不知從事於勿忘勿助

之間豈得中正之路說靜便不是終是說夢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淳斷然謂以清虛一大爲天道爲以器言甚善非知道者豈能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此亦有此未至

未知一形字通上下言又不知道亦器器亦道而肆意非聖人之言皆屬妄而不自知也且又以明道之言傳差了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

決不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利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異哉！裂一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卽神，神卽幾，或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

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者是賊其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粗之論。乃起於以後學之意。說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爲是之類也。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未嘗言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卽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卽道。思之卽無思也。况又

裂幾於彼裂誠於此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爲害道

周子言誠則自精神則自應幾則自微誠神幾非三事只是一物必三言而後盡慈湖看錯了便疑周子以自高此非私意乎元亨利貞分通復比類言之以曉人爾易繫辭如此者甚多其實一理也何害道之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有否繼否化否無意不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曰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

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道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其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已不省已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則無體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至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況

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爾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橫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

日夜精思橫渠或未免於握苗助長矣慈湖謂吾心自善自明自神自不動自無體則更不用功不亦或至於不芸苗而忘者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烏虜聖人有如

此切至之誨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
豈不大害簡謹取而爲集語觀與我同志者或未
觀孔叢子而偶見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卽道而不
他求也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
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一言最害道之甚乃出於孔叢
子慈湖取之以爲終身獨到之地又以此惑學者非
徒悞己又以悞人誇耀不盡豈有道者氣象豈默識
之學大類檀經諸禪藉詞氣自不覺發出來

天地之間非陽則陰非陰則陽陰陽之氣雖二而

神靈之道則一風雷電霧雨露霜雪霰雹之所以
變化者此也羽毛鱗介保虫之所以生成變化者
此也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惟聖人自
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通則無所不
通故四靈役於聖人

開口便說神說靈說明說通道無精粗只揀精的說
非但無此理亦能令人可厭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
正心便是起意

然則一欲改過亦非一起意乎

卷五終

楊子折衷卷之六

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
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求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麋
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
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
其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
邑人皆爲君子况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剷除氣

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

雖則人之本心皆然失其本心故不得如聖人良如
良能亦人本心固有然天下孝弟者少不孝不弟者
比比雖以聖人有多少禮樂刑政立多少學問忠辯
篤行之教尚不能復其本體而云不待外學者賊夫
甚者也

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
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
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

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省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

大臣務引君以當道當道者中正之路中正則仁矣慈湖引君以虛明無體無思無爲果中正之路乎果體仁之實乎

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名以改過

爲取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同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上曰。心卽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

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
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
朕已照破

改過不吝非成湯之大聖不能此未可責之安石安
石只初學術之差遂以爲是安望其改過故知非乃
能改過也慈湖以虛無之學自信而於古聖賢之言
亦且不信矣改過之言談何容易若寧宗悞聽其言
只空蕩蕩地其害豈小於安石也故曰無以學術殺
天下後世

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學之循理齋時首秋

入夜齋僕以燈至某坐于床思先大夫嘗有訓曰
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空洞無内外無際畔三
才萬物萬化萬事幽明有無通爲一體略無縫罅
疇昔意謂萬象森羅一理貫通而已有象與理之
分有一與萬之異及反觀後所見元來某心體如
此廣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際畔乃在某無際畔之
中易曰範圍天地之化中庸曰發育萬物灼然始
信人人心量皆如此廣大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
聖卽達磨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卽心是佛除
此心外更無別佛汝問我卽是汝心我答汝卽是

我心汝若無心如何解問我若無心如何解答汝
觀此益驗卽日用平常之心惟起意爲不善用力
急改過改卽止切毋他求故子曰改而止此心至
妙奚庸加損日月星辰卽是我四時寒暑卽是我
山川人物卽是我風雨霜露卽是我鳶飛魚躍無
非我如人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實一人心
如此神妙百姓自日用而不知炳講師作此表軸
求書故書

如此見解立地卽見何難之有只是虛見耳非實見
也如夢升天耳非實升天也乃達磨之學慈湖不知

不覺發露出來與聖賢所謂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自別所謂句句合然而不同者也。

吾師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珠璣咳唾蘭蕙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運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

此妄想耳非動意之甚乎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此聖百姓日用而不知耳而況於同邑君子翁彥陽

有夷齊之行非聖乎

種種只是此言說聖何其容易許人何其容易也卽此便是不中正之精神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懸水三十仞
圓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
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
圓流九十里魚鼃不能居也意者難濟也丈
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卅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
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
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

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
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於人乎某讀
此不勝起敬而嘆曰有如此切至之言先聖許可
而諸儒未有表而明之者甚矣大道之不明也

此卽慈湖所謂非聖之書也何其信之深乎此乃道
家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焚之說荒誕之語也慈湖
何不請入水試之不明理如此而謂精神卽聖可乎
異端害道欺心欺人者也

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
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

止謂改過卽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
勤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從來見慈湖每每連篇累牘皆以心之精神爲聖觀
此乃知所謂精神者虛明也蓋聖則虛明而止謂虛
明爲聖則釋道家皆聖矣不亦悞乎

於乎道非心思言論之所及雖聖人不能強人之
必明孔子大聖其所啓明惟顏子三月不違餘則
月至日至當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曾子諸賢餘
不能強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厥後孟子得不學而能之良能寡寡千載無所考見我宋邵康節程明道至矣而偏象山陸夫子生而清明

未必悟所謂皜皜者何物徒取以附清明之說取以邵程並稱未達也又以爲至矣而偏夫至則不偏又未達也獨以爲象山清明又未達也孟子良能良知又必待擴充達之天下乃爲仁義今乃便說是見成的聖人又未達也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慳向有微碍某刻其碍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

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其深所敬愛

覺則無碍碍則非一刻碍便能無間無內外終始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此得非言下覺乎雖顏子亦不能亦必待循循善誘博文約禮竭才後乃見如有所立卓爾又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慈湖談何容易

簡咨定遠契好長書細楷遠以見示備著深清跋語及大學簡所未安大學非孔子之言定遠曰體察曰隱諸內心是未信此心之卽道故更體察更隱也體察與隱皆起意孔子戒學者毋意曰內曰外皆起意此與大學同病曰止曰定曰靜曰安皆

意也。孟子曰：勿正心而大學曰：正其心。又曰：先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在格物。皆意也。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定遠更需餘言。然已易間居解亦詳矣。敢於非古聖賢之書。非出於動意而然乎。

熹再以書叩老先生。其略云：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斷喪。所存者幾希。平時憧憧往來。於利慾之塗。而牛羊斧斤。若是其濯濯。幸而聞大人先生之言。是爲之涵養。爲之克治。待其膠擾之暫息。清明之復還。於是良心之苗裔善端之萌蘖。時時發見焉。必也體而察之。隱而度之。特循執守。

久焉而後安止精熟不失我心之本然今懼其起
意也不敢體察不敢隱度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
理與人欲並行真誠與僞念交作果何以洞識其
然否恐放其心而欲求者不可以如是竊嘗深念
欲遵先生之教全其平常正直之心不體察不隱
度不起意於中又不可泊然無所事若枯槁者之
爲也

此其門徒所質疑者良是不動意則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者皆不可用矣只終日冥冥茫茫便是學
矣可乎

辨慈湖解孔子間居

孔子間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旣得而聞之矣敢問何爲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此下慈湖解志之所至至不可得而聞一節曰禮
祭之原卽五至五至卽三無三無卽五起五起卽
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
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
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義之淵藪斷非一語之
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何
謂至人皆有心志卽志卽至無所復至凡志之有
所思焉有所感焉思亦何所思感亦何所感恩無
所思人自以爲思感無所感人自以爲感倏然而
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爲止所

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
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倏然
而感感無所起感而又感感無所止人自以爲止
所止者何所厥感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
睹或曰氣氣亦中無有或曰心心亦無本體莫究
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是之謂大同若然則由
志而爲詩詩亦然也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
樂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樂亦然也人情
亦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衰焉有所惻焉則衰
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衰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

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至雖於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有以爲可見可聞也衆人之哀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有以爲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是名卽實是實卽名名與實亦名也惑其名失其實也志卽詩詩卽禮禮卽樂

樂卽哀

水嘗謂戴記孔子閒居諸篇只可作傳看不可作經作傳學者自擇猶可也慈湖一槩信之誤矣何其擇之不精語之不詳耶蓋聖人一言而可以盡者卽止未嘗因人而生出許多支詞五至三無五起皆非聖人之言慈湖信之惑矣以心志解至又非本義也至於有思感無思感等說又遁詞也又云心無本體是又未識心也至於志之說至詩亦至焉之說此本於詩言志志詩本是一事今以爲二至悞矣其禮未有不因詩而至者也哀樂相生之言蓋本於樂極生哀之

說然未有哀反生樂者也哀樂皆生於心當其未發未生以何者爲樂何者爲哀知其謬矣所謂視之聽之二句得聖人之指然未知所謂之者是何物此解不覩不聞之道體不可見聞者也今以解哀樂不可見聞全虛無了

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旣得而聞之矣敢聞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此下慈湖解志氣充塞至三無一節曰志氣卽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

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爲是言也聖人之言不可以一定論也或曰禮樂之原或曰五至或曰三無或曰致或曰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聖人曰五至吾曰六曰七可也聖人曰三無吾曰四曰五可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是故無聲之樂卽無體之禮無體之禮卽無服之喪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卽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卽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

也卽服也聲卽無聲體卽無體服卽無服本無所異何必言同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

水謂樂未作禮未行服未定則不可謂之禮樂喪服矣至於無聲卽聲聲卽無聲無體卽體體卽無體無服卽服服卽無服之說愈遁而支矣

子夏曰三無吾旣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

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
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
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
志旣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
無聲之樂氣志旣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
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
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志氣旣起無
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子孫

此下慈湖解何詩近之至施于子孫而附以已意
曰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命何所基命何所始始無

所始無所窮際謂之極寬極宥可也不可得而見
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思謂之至密可也曰基曰
宥曰密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聲卽無聲天下
之至實也而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
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爲定論也
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
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原聲所始始無所止
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莫執厥中無聲之樂日聞四
方果日聞四方矣無聲卽聲無體卽體無服卽服
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白不可選也是誠

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故無服之喪也
卽齊斬功總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
降而功總衰誠有等差皆一心之爲也卽匍匐救
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爲擗踊爲毀瘠一也
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卽人人卽天地卽日月卽
四時卽鬼神卽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未本
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人
謂之本末則亦始從而謂之本末人謂之天則亦
始從而謂之天人謂之地則亦始從而謂之地人
曰日月吾亦何得不謂之日月人曰四時吾亦何

得不謂之四時人曰禮則曰禮人曰樂則曰樂人
曰人則曰人人曰道則曰道曰氣則曰氣曰志則
曰志有曰有無曰無號名紛然意慮雜然而未嘗
不渾然寂然也人自以爲紛然雜然也故曰卽哀
樂之相生而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非徇名者之
所知也亦非徇實者之所知也實無所徇實無所
實棄名而求實非實也棄實而言名非名也實非
學者之所知也名亦非學者之所知也知則不知
不知則知知則亂則昏不知則清明則無所不知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爲非孔子又
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母有
必焉必曰母有固焉必曰母有我焉必曰母微有
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先衆人
而知之先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
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
之所能道也此非思爲之所能到也人心自清人
心自明人心自無思無爲人心自寂然不動思未
嘗思人自以爲思爲未嘗爲人自以爲爲清也明

也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也知也不知也皆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五起猶五節加焉而六可也損焉而四亦可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卽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

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得非有得亦非無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
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
從何異何同昭然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
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
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服之
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其起卽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
道大通無遠弗届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詩言無聲無臭而必曰上天之載明有無虛實一體也今一切說虛無可乎又說聖人以無聲破學者定見是聖人已墮在一偏何以救人救人惟在中正耳聖人無二語謂心卽是服則設有一人喪親而不爲服者曰吾服在心矣可乎至於天地日月四時禮樂人道氣志有無皆一定不可易之名設有狂人指天謂爲地則亦可姑從而謂天爲地乎至於哀樂未生誠無名矣又何以謂之相生乎又云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知則昏亂不知則清明而無不知則孟子所謂良知皆非耶而又援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以歸

附其說益遠矣其四方有敗先衆而知恐亦蜀山人之前知非聖人之前知也又云五起加焉而六損焉而四皆可若非聖人之言則易言煩言則可以損益得若聖人之言則如兀子之有四脚缺一不可蓋此類非聖人之言故無聲禮樂等語重疊言之不過一理更無淺深何必多言慈湖附會之益見擇之不精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
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降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
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
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
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其在詩曰嵩嵩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
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

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
不承乎

此下慈湖又覆解五至三無五起以釋天有四時
至無非教也至終篇曰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
之德如此天地之德如此日月之明如此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無私喜怒天地日月
卽人人卽天地日月以爲異者耳目思慮之所及
也以爲同者非耳目思慮之所及也非是有非非
及不及天人無違故帝命之人而違天私意作之
故天命去之得此道者謂之聖聖無不敬敬非人

爲是謂日躋爲則墮矣莫克進矣進亦匪進人言
曰進姑亦曰進是進無私是進無爲自然昭明自
然暇怡寂然渾然融融遲遲所以順帝則者在斯
所以作式于九圍者在斯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
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
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而茅甲形庶物露
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爲百骸爲
九竅爲視聽言動爲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
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卽人卽神姑曰如神何以驗
其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欲降雨山川出雲宣

王未出而臨蒞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
爲乎其神至如此道通爲一其心甚神神無方體
易曰範圍天地天地在吾心量中也子思曰大哉
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者聖人實育之也此
道非聖人獨有而衆人無也天下之所同也自此
而上千萬億年皆此心也自此而下千萬億年皆
此心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
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嵩嶽宣
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爲先在今不
爲今在後不爲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

不思慮而常明何獨聖人爲然又何獨宣王爲然
樂平有老士王者曩數年夢令遣胥致命俾成先
聖之宮且召之食期日二十有七至是默符曩夢
期日正同故王老感異損金特盛此亦王老之有
開必先也於戲人皆有是至靈至神古今一貫之
心卽天地之道卽禮樂之原卽文武之德卽三伐
之德而不知自貴不知自愛殊可念也能自知者
千無一萬無一自知誠鮮而常知常明者又鮮自
知者孔子謂之知及之常知常明孔子謂之仁能
守之自知非意慮之所及亦非捨意慮之所爲意

慮交作女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以自明能自明而又不能常明有時乎昏則不可以爲仁仁者覺之之謂醫家之流謂四肢不覺爲不仁先儒常舉此以明仁無一物之不覺無一事之不覺無斯須之不覺如日月中天如水鑑時明常覺常明自覺自明晝夜通貫顏子進乎此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者如仲弓之徒亦可以言仁惟日月之外亦昏亦違可以言仁不可以言盡仁顏子幾於盡仁矣孔子六十而耳順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皁之皜皜乎不

可尚已

三無私卽一無私以爲三者不知道者之言也謂人與天地日月同體可也其理一也慈湖言人卽是天地日月則混矣知其渾然者而不知粲然者矣知理一而不知分殊者矣審如是則或有呼人曰天可應之乎擇之不精語之不詳矣又閒居以四時風雨霜露屬天以神氣風霆庶物屬地不知天地一氣升降化生而無二非知道者也神氣貫徹天地而獨云地載神氣莫非神氣而云神氣風霆又云流形露生皆不成道理決非聖人之言矣慈湖擇之語之采精果

詳乎其餘慈湖解通篇神異虛無之說且詞氣出自
檀經又引王老夢而言益荒唐矣象山未嘗有此言
也未嘗道心之精神謂聖之語也學者慎之

門人江都葛澗列在新息精舍

乾隆壬子年七月余望

楊子折衷卷之六終